

海外求學苦樂交織

張士江

一九九三年夏，我轉交完信德室的工作，輕舒一口氣。感謝天主，工作數年後，有機會退出緊張

忙碌的崗位去重新學習。我夢想，這次不但可以輕鬆一下，而且還可以充實自己，更新知識，學點東西，然後回來更好地服務大家和教會。於是在神長教友們的祈禱祝福和各界朋友們的關心囑咐中，我懷著愉快的心情，興緻勃勃地應邀到了亞洲唯一的公教國家菲律賓，開始了再求學生活。

中菲雖然近鄰，從北京飛到馬尼拉也不過四個多小時，但異國他鄉為一個中國青年神父的學習生活所帶來的麻煩絕不像飛行幾小時那樣可以簡單地

跨越。乍到國外，讀書生活的開始階段是並不輕鬆也不容易。

七月上旬，我抵達東亞牧靈學院，院長耿神父（G. King）就把我領進了教室。周圍幾十張陌生的面孔：黑的、白的、黃的，和他們坐在教室裡，我每天聽懂的只是一個個的單詞和課前課後大家的關心問候。我在國內學過的那丁點英文無法派上用場。我往往是吭吭嚇嚇講半天，東抓個詞，西拎個字，湊個句字，卻沒人明白我的「中國式英文」。笑話及誤會自然在所難免。人家耐心一字一句地探問和解釋，我又常常丈八金剛摸不著頭腦，只知點頭和

微笑，總是 Yes 而少 No，微笑倒成了我尷尬時的最好解圍救星。院長因此常風趣地安慰我們：「不是你想說什麼就說什麼，而是你能說什麼就說什麼。」這份經驗使我徹悟昔日很多外籍傳教士學中文的那份勇氣、毅力和偉大。

從講道台回到教室的學生座位上，驟然又變成了昔日童年般牙牙學語的小學生；從熟悉習慣環境一下子陷入了弄不清周圍深淺的氛圍和不知如何應付的生疏環境，這個心理調整和環境壓力既難又重。

出來時，雖知讀書不易，但了解和心理準備仍不充份。現在別無選擇了，拼吧！白天被逼聽那天書般的「神秘」課，晚上逐字逐句地背，補課吧。螞蟻爬山般地練習寫英文作文，再求人修改。日日夜夜是英文，讀了個天昏地暗，也有了度日如年的體驗。只可惜原來我休息一下的輕鬆夢想早跑得無影無蹤了。有時真羨慕自小就受英語教育的同學，輕鬆地聽課、祈禱、娛樂，沒有語言困難。常常當別人悠然自得地娛樂，在熱帶溫柔的習習夜風下歡

歌笑語時，我們卻得悶在室內苦讀。直到這時，我才記起懂得那些衣錦歸鄉探親的神父們所作的分享：「幾十年前，我們初到他國，語言不通，傳統文化不同，氣候環境不慣，有鄉有國不得回，有人還多受歧視，思鄉哭過還得拼！」原來他們的大半生並不都如同在熱帶過「冬」那般輕鬆舒服，也曾數載「嚴寒坎坷」。他們的學問也並不像從樹上隨手摘取香蕉那樣易如反掌。大家一樣都是用汗水、淚水和心血澆灌出一個美好的今天來。

語言關不好過，生活調整也不易。國際性團體，飯菜不錯了，不過有時吃起來就是沒味，因為這怎樣也無法和家鄉那冒著麻油醇香和菠菜野味的刀切麵條相比呢。熱帶雖節省衣服，手腳不挨凍，但一年十二個月，天天過夏，蚊子時時搗亂，頭幾個月我手腳胳膊常傷痕斑斑，不到兩個月便因蚊咬病毒發高燒入院治療。黑夜白日輸送營養液，在病房內一躺就是一周。還好發病當日，蘇育仁蒙席聞訊即從另一個區趕來；住院時，蘇樂康神父天天晚上來

探望，學員朋友們安慰照顧我……。讀書生病使我多了一次做病人和弱者的機會。九月休養時，我更深深徹悟到主的看顧病者扶助弱者的教訓，多麼意義深遠，感受和心情絕不同於我過去幾年來一次為病人送聖體及傅油時所能體驗的。生活再次啓迪我：人只有經過無數次各種各樣痛苦考驗，才會認識人生，才會堅強，才會真正長大。

有同學初到別國來信：讀書好苦好難，也許不出來才對！我覺得，國外求學不易，這是事實，但一旦跨過難關，就會適應進步。為我們，最大困難是缺乏經驗，乍到外面往往會被暫時的語言困難擊得滿天星斗。因聽不懂，總覺周圍神秘莫測。幾個月後，適應點了，又會著急時間走得太快了。一個月、兩個月甚至一年我也沒學到什麼呀！我們還背著沉重的思想包袱，國內缺人，趕緊回去呀，工作重要！心急和矛盾心理更是學習大敵，挫傷信心，自責自怨，加重負擔，阻礙進步。

「一口吃不了個胖子」，「羅馬城不是一天

建起的」，一年來新生活再次讓我體驗到了這些生活常理，而且教我學會了適應，學會了享受熱帶氣候生活和對付蚊子偷襲……。學習上不在貪求別人從小學好的語言，用一月一年全學來，只能心平氣和地日日積累，這樣才會進步，才會歡樂，才會享受生活 and 大自然的美好。才會體驗到主的恩寵。

漸漸我喜歡上了美麗的呂宋島。四季常青，花兒常開，樹木常綠，椰樹下平坦的海灘、碧藍的大海、火山、茂林，菲島自然風景美不勝收；說到炎熱，主因是常年如夏，其實高溫時不過攝氏三十六度，四、五月之外就輕鬆舒服多了，簡單幾件夏衣，一年就過來了。太熱時，隨便洗個澡，躲到圖書館冷氣中讀書。頂重要的是學習上的適應。菲島讀書，節奏不快，初來時的「陣痛」已過，公教國家，中西方文化傳統薈萃呂宋島；牧靈學院的東方教授和歐美學者將神學、聖經、神修等融於一爐。課程緊湊、新穎、實用，越聽越有興趣，越覺沒有白來。打好牧靈基礎，鞏固鍛煉語言，然後繼續學習。有

了方向目標，反而不在覺得生活那麼難過，更多充滿了陽光和喜樂。

後記：

上文是一九九四年夏，應一位朋友而作，當時並沒有付梓。九四年初，我的一位同學興緻勃勃地去西方留學，數月後，他來信分享讀書經驗，特別是讀一門新語言的那份艱辛。當時，他的分享引發我寫了上文，我個人的一點相似經驗。事隔一年多後，又一朋友從歐洲來信也傾訴異國他鄉讀書的那份「坎坷」。他說：「我和另外幾位國內出來的神父修士分別來到異域，語言、生活節奏、文化背景完全不同，遇到了許多想像不到的困難。我還一直因語言而苦惱，學了好幾個月，還是聽不大懂，很不是滋味。比我先來的幾位學了一年多，有的都兩年了，聽課最多懂一半，甚至僅僅百份之二十至四十。關於我的專業問題，我更不知道如何選擇。大家各有說不出來的苦衷。這樣打發日子，或說『混』

下去，日後叫我如何回國向主教、神長、教友和朋友們交代。他們一直盼我學有所成，回國服務。如果我學而無獲，我不是將辜負他們的厚望嗎？真讓人傷腦筋！」

朋友暫時的困難與悲觀情緒，再次激起了我的共鳴。畢竟我們是同代人，同在異國他鄉求學。我們中很多人還曾是昔日同窗，我說過我不是也有過類似的經驗嗎？這份經驗當時的確是很痛苦，但過後，我發現它又是非常地寶貴！值得珍惜、分享和互勉。於是，我想起了那篇未完的舊稿，翻騰出來。雖然在熱帶地區，紙墨稍有點發黃褪色，但讀一讀，覺得自己和那些在另一塊大陸上讀書的同學，距離馬上收近了許多，好像我們又回到了一起。

顯然，大家普遍而最主要的困難是語言關、專業選擇和思想壓力。當然，學一門新語言需要一定的時間、練習和應用。為我們一般人，花一年甚或兩年以上去掌握一門語言應該是必需的。只要在其語言環境中努力，人人都可以通過。我認為，精神

包袱的壓力比學習壓力更可怕。理想定得或許太高，而思想準備又不大充足，如過於擔心如何面對家鄉父老，總掛念自己的教區、堂區等，就希望短時間內學大學問，而且還要拼學位。這是大家鼓勵和盼望我們的嗎？看，人家那些衣錦還鄉的老一代學子，不是博士，就是碩士，好像出國不拿它個學位，就無臉再見江東父老似的，甚至想像在國外得個學位非常容易。這些說明我們的思想準備工作確不夠充份，一遇到語言難關就灰心喪氣。

其實，我們應該好好珍惜這個大好機會，發現自己的限度和弱點，這為每一個人，無論國內工作的，還是國外讀書的，都不失為一個學習謙虛的好機會。我們很多同學，年輕晉鐸後意氣風發，有機會讀書，是主教的信任和厚愛，是同道神父弟兄們的犧牲和支持，故經常懷感恩和合作的誠心。有才能，是上天白白的恩賜；領受鐸職，是主的揀選。那有自高了不起的理由和餘地。所以，無論讀書或教書，還是傳教或做領導，戒驕戒燥為我們年輕一

代絕對必要。同時，我相信國內的神長教友和朋友一定也不會勉強我們爭學位。在美國讀書的同學來信分享，上海金魯賢主教要他們多是學習三年即刻回國服務，學位現時並不強調，也許這是今日國內教會在育人用人上比較實際的應急措施。出國前，我曾向我的主教徵詢意見，我至今銘記他老人家的囑咐和祝福：「去吧，天主降福你！平平安安、高興興地去學幾年，視環境和具體情況選擇適合你的學科，能學什麼就學什麼。最低標準，只要你能在外面生活兩年，那也是一種學問，然後就回來工作。」已故侯進德主教一直都是這樣慈愛地對待我們。真的，教友和朋友們來信，也常這樣安慰和鼓勵：「我們一定會為你祈禱，不要太操心於成績，但懷一顆寧靜學習的心，天主會助佑。」

本來學習並沒有什麼捷徑，不過，鑒於國內急需人材，也許首先選擇到講英語的國家學習，較容易投入及較早能畢業。而且，日後英文還會繼續發揮效力。同時，送人出國讀書最好不要一個，起碼

兩人一起。這樣同學間可有個互相照應與激勵。這是很多人的經驗，也許值得我們予以特別注意。當然有時間和精力時，去學任何適合的語言自然都會有用場，任何語言和國家或地區都有其特點、風格和優勢。至於應用效果，應基於所受到的專業訓練和日後個人發揮。我在菲島讀書已兩年多了，有苦也有樂。每完成一篇英文學術報告，通過一門學科，都有說不出的喜樂。但有時隨之而來的新學科和作業又會讓人發慌，苦頭也是在挫折、失敗和跌撞中走過來的。當再次住院時，我不但可以輕鬆地獨自一人去，而且還平靜地面對了手術台。只有身在環境，才能真正體驗到讀書的艱辛與幸福、新學問的妙處、人格和信德的成熟和發展。希望早能順利完成學業，回國服務。所學和發揮能否得心應手，這還要將來在工作中嘗試摸索和努力。學習雖然不易，有限度，但同學們大都抱著學成回國的決心和心情，這實可告慰國內的神長教友了。

當然，一些同學早就通過了語言關，其讀書成

績相當優異，有的還常常名列前矛。求學生活也許為他們大都很美好。不過，我仍然特別願與那些和我一般有過困難和痛苦的弱者弟兄姊妹們分享。無論如何，讓我們一起分享海外讀書的苦與樂。今天，讀點書，學些東西，明天回國一起攜手服務祖國人民和教會。願借此文與大家共勉！

一九九六年主顯節於呂宋島

